

明清文化与文学研究·罗时进主持

# 从金陵到建阳:《西游记》三种编刊形式及其书坊背景

涂秀虹

**摘要:**《西游记》现存明刊本以金陵世德堂本最早,世德堂本之外,其他刊本多出于福建建阳书坊。建阳书坊编刊《西游记》的形式主要有三种,即补刻、删节与简本。金陵世德堂本卷十六为书林熊云滨重锲,此为补刻。清白堂本以“京本”相标榜,与世德堂本相比,文字有所删减;闽斋堂本标榜为“原本”,其实删减文字比清白堂本更多,但吸收了江南刊本注重评点的特点,文字风格更近于江南刊本。朱鼎臣本与阳至和本则为简本,文简事繁,因保留了唐僧出身故事而备受关注。本文从《西游记》的编刊见出建阳书坊对金陵文化中心的文化热点的追踪。这样的追踪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编刊《西游记》的书林熊氏、杨氏和刘氏等,乃实力雄厚的建阳刻书世家,其刻书之稿源与版本,皆与金陵和江南地区多有合作,此为建阳书坊编刊《西游记》之文化背景。

**关键词:**《西游记》;金陵世德堂本;建阳书坊;简本

明代万历以后,江南刻书业发展迅速,又由于人才聚集的优势,一流小说的创作和刊行多出自江南地区。而福建建阳书坊在出版信息和小说稿源等方面跟江南地区交流密切,并且刻书力量仍然最为强盛,建阳书坊文人具备一定的编创能力,因而建阳书坊刊刻小说数量仍然保持很大优势。

《西游记》现存明刊本以金陵世德堂本最早,世德堂本之外,其他刊本多出于建阳书坊。建阳刊刻《西游记》的形式,大概可分为补刻、删节、简本三种类型,世德堂本第十六回为建阳

书坊熊云滨补刻,清白堂本、闽斋堂本等为删改本,阳至和本、朱鼎臣本为简本。为何《西游记》大量刊本出自建阳?根本原因在于明代后期建阳书坊发展之盛,建阳书坊具有强大的刻书实力。本文从多种版本的《西游记》编刊见出建阳书坊敏锐追逐出版热点、与江南文化中心保持同步的努力。建阳刊刻《西游记》跟江南坊刻关系密切,又因为结合建阳刻书传统而形成明显的地域特色。明代建阳编刊《西游记》的多种形式有其刻书文化背景,本文主要从建阳书坊编刊条件的角度进行讨论。

## 一、补刻：世德堂本之熊云滨重锲

从现存刊本来看,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刻《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之后不久,建阳书坊就介入了《西游记》繁本的刊印。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天理图书馆等处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卷十六署“华阳洞天主人校”“书林熊云滨重锲”,可见此本系建阳书坊主熊云滨以金陵世德堂版片补修重印而成。

熊云滨出身建阳刻书世家,名体忠,字尔报,号云滨。他的刻书现存或可考的有十多种,其中刊刻时间最早的是万历五年(1577)刻印的明诸大圭撰《新刊精备讲意易经鲸音本义》二卷,附刻宋朱熹撰《周易本义》四卷,现存上海图书馆。标明刊刻时间最晚的一部,是万历三十年(1602)刻印的明叶向高撰《鼎锲叶太史汇纂玉堂鉴纲》七十二卷。他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还刻印了另一部神魔性质的笔记体小说,明庄铤实辑《新刊列仙降凡征应全编》二卷。熊云滨重刻或修补《西游记》版刻大概也在这个时期。

远在闽北山区的建阳书坊,为何会补刻金陵刻本?今天的读者不免疑惑,但假如了解建阳刻书世家的历史,就会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实上,现存刊本中留下了不少建阳与江南版片流动或书坊合作的痕迹,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代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之《南宋志传》,卷五、卷七、卷九题“文台余氏双峰堂校梓”,可见其应该是世德堂与双峰堂之合作刊本。如万历年间余氏双峰堂刊刻《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卷二、卷七署“书林万卷楼刊行”,版心题“全像大宋演义”,版心下偶题“仁寿堂刊”,图像偶见题署“王少淮写”。王少淮是上元(今南京市)人,可见此本应该是由建阳余氏双峰堂用万卷楼本重印。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但一般来说,能获得金陵书坊版片,或者能跟金陵书坊合作者,必然是实力相当雄厚的刻书名肆,如余氏双峰堂。熊氏熊云滨亦如此。

熊氏是建安世家大族之一,南唐尚书熊秘提兵入闽,遂家于建宁,<sup>①</sup>后来卜居建阳,在建阳崇泰里(今南平市建阳区莒口镇)建鳌峰书院以教育子弟,因熊氏聚族于此,后人称其地为

熊墩。熊秘后裔人才辈出,熊人霖《建阳熊氏儒籍记》历数自南唐熊秘、熊博至明代熊宗立,东西两族一共27人,多儒学名家。如宋末元初熊禾为朱熹三传弟子、著名理学家,继承和弘扬朱子学说,著有《四书标题》《大学广义》《学庸或问释义》《易启蒙通义》《尚书口义》《书集说》《春秋通解》《三礼传义》《三礼考异》《诗选正宗》《农礼兵刑稿》等。熊禾入元不仕,隐居武夷五曲,构筑“洪源书院”读书讲学,晚年回到熊墩,重建鳌峰书院,著书、教书、刻书,从学者众。熊氏“至明人文日盛,孙枝蕃衍,黄序济济,多岁荐者,其熊屯密溪,亦皆西族系儒籍,而东族别有谱,两族之分于汀、邵、泉、漳者,不可胜纪,科第项背相望云”<sup>②</sup>。据《建阳县志》记载,明代万历年间,此地著名的同文书院由生员熊体信掌理,<sup>③</sup>由此亦可见熊氏在当地的功名和地位。而熊体信,从名字就可看出,是熊云滨(体忠)的兄弟辈。明代灭亡后,熊氏和余氏作主,接纳了南明兵部尚书熊明遇及其子熊人霖,聘请他们主讲同文书院。

建阳书林熊氏祖于宋代熊忠信,理宗端平乙未进士,忤贾似道而被贬,遂弃官不仕,自比梅福而号“梅隐”,此即熊氏著名书坊梅隐书堂之来历。熊氏刻书代有其人,现存元代熊氏梅隐书堂、卫生堂、万卷书堂等刻本,至明代,熊氏刻书尤盛。明代前期熊氏以种德堂等堂号刊刻医学书籍三十多种,多为熊宗立(1409—1481)编辑、补遗、校正之作。熊宗立生活于永乐至成化年间,是明代医学名家,其《新编名方类证医书大全》等传入日本,对日本医学产生很大影响。嘉靖年间重要的讲史小说编撰者熊大木为熊宗立后人。万历以后,熊氏刻书极为繁盛,熊氏种德堂现存数十种刻本,其中种德堂熊成治(冲宇),为熊大木侄孙辈,刻书活动长达40年,至今留存四十多种刊本,遍涉经史子集。熊冲宇的兄弟辈熊振宇也以种德堂坊号刻书。崇祯年

①② [明]熊人霖:《建阳熊氏儒籍记》,《鹤台先生熊山文选》卷二,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初潭阳余震等校刻本。

③ [明]魏时应等修:《(万历)建阳县志》卷二《书院·同文书院》,《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第12册,第300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

间以雄飞馆堂号刊刻《英雄谱》的熊飞,是熊宗立的六世孙、熊成冶的儿子。<sup>①</sup>熊氏书坊刻书现存可见宏远书堂、书林熊咸初、建阳龙峰熊珊忠正堂、书林熊心舜、书林熊心禹、书林熊稔寰、建阳熊安本、建阳熊台南、雨钱山房、熊秉宏读书坊、潭邑书林前溪熊氏、潭邑书林熊对山等诸多坊号题署,熊氏家族父子兄弟世代经营,刻书种类丰富、数量非常大。

熊氏因其家学渊源,作者稿源多当世名士,刻书实力雄厚,跟江南地区多有交流合作,现存刊本不少标注“金陵原板”,如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胡素酬《新刻金陵原板书经开心正解》六卷首一卷,邵芝南《新刻金陵原板诗经开心正解》七卷首一卷,皆为熊成冶种德堂刻本。种德堂熊成冶(冲宇)刊《新镌京本校正按鉴演义全像三国志传》,内封也题署“金陵万卷楼藏版”。

熊氏刻书中有不少小说、戏曲,熊氏是最早刊刻《三国志演义》小说的书坊之一,现存《三国志演义》版本中还有多种熊氏刊本,熊冲宇刊本之外,还有万历二十四年(1596)书林熊清波诚德堂刊本,万历三十一年(1603)忠正堂熊佛贵刊本,崇祯年间熊飞雄飞馆刊《英雄谱》初刻本、二刻本。《水浒传》也有种德堂刊本。从中可见熊氏对小说刊刻的兴趣、对小说名著市场的敏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存种德堂刊本《绣榻野史》,是目前所见建阳书坊刊刻的唯一的艳情小说。此外,现存熊龙峰忠正堂刊刻《张生彩鸾灯传》等四种话本小说、戏曲《西厢记》,这些刊刻,从体裁,到题材、版本、版式,都近于江南坊刻,可见熊氏与江南刻书业的交流和融合。

熊云滨也是熊氏极为活跃的书坊主之一,现存刊本在上文列举之外还有不少,比如:万历十五年(1587)刊明张鸣凤编,吕元等评选,万国隆校正《地理参赞玄机仙婆集》十三卷;万历二十一年(1593)刊吴韦昭注,明焦竑集评《新镌百家评林国语全编》二十一卷;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明陈懿典撰,焦竑订正《玉堂校传如岗陈先生二经精解全编》九卷;万历二十五年(1597)刊明李京撰《鼎镬李先生易经火传新讲》七卷;万历二十七年(1599)刊明李邦祥撰《精刻编集阳宅真传秘诀》六卷;万历年间刊明王穉登撰,明屠隆评释《屠先生评释谋野集》四

卷等。熊云滨的刻书兴趣以史书、易经和风水地理为主,这些著作的作者多署当世名家,如诸大圭、焦竑、陈懿典、王穉登、叶向高等,且不说是否有书坊假托的问题,从作者署名可见熊云滨的刻书定位。事实上以熊氏刻书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刊刻名家著作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当时文人名士包括官员也乐于跟书坊合作。所以,从熊云滨的刻书,可见他跟江南书坊合作、获得世德堂版片、补刻《西游记》版本的背景和条件。

## 二、删节:标榜“京本”“原本”的清白堂本与闽斋堂本

现存《西游记》刊本中,杨闽斋父子在万历、崇祯年间刊刻的两种属于删节本,但杨闽斋清白堂本以“京本”相标榜,而比清白堂删节还更多一些的闽斋堂本则标榜“原本”。

大约万历三十一年(1603),书林杨闽斋刊刻华阳洞天主人校《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此本一般简称为杨闽斋刊本或清白堂本,为了跟杨居谦刊刻的闽斋堂本相区别,在此我们称之为清白堂本。此书卷首有“秣陵陈元之撰”《全像西游记序》,序末题“时癸卯夏廿一日”,一般认为“癸卯”是万历三十一年(1603),这应该也就是杨闽斋刊本时间。次《新镌京板全像西游记目录》,目录每五回回目上端,以宋代邵雍《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一诗为卷目。卷一题“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署“华阳洞天主人校”“闽书林杨闽斋梓”。其他各卷书坊题署方式不一,有“清白堂杨闽斋梓”“建阳书林杨闽斋梓”“闽建书林杨氏梓”等。此书内容、序目、分卷等基本同于世德堂本,但小说文字有所删减,版式则为建本标志性的上图下文。

杨氏刊刻《西游记》,同样由于对小说刊刻的兴趣、对江南刻书信息的关注和判断。因为《西游记》这样的小说部头大,刻书成本较高,而杨氏书坊有能力、有实力刊刻。

杨氏也是著名刻书家族,其在明代刻书数

<sup>①</sup> 方彦寿:《明代刻书家熊宗立述考》,《文献》1987年第1期。

量大约排在建阳刻书家族前几位。明代前期名肆清江堂引人注目,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书林杨氏清白堂、书林杨氏归仁斋、书林杨氏四知馆等著名书坊,此外还有建安杨氏遂初书房、潭阳杨居采素卿等十几家书坊。

杨氏清江堂是建阳较早刊刻小说的书坊之一,在小说研究中颇受关注,主要因为两个方面:一是现存最早的《剪灯新话》刊本就是杨氏清江堂正德六年(1511)刊本,宣德八年(1433)张光启刊刻信息保留于此;二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之后建阳最早的自编讲史小说出自杨氏书坊刊刻。嘉靖年间,书坊主杨涌泉邀请熊大木把《精忠录》演为词话,于是才有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清江堂刊本《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接着熊大木编撰了多部讲史小说,这些小说应该最早都由杨氏刊刻,熊大木编撰小说对明代讲史小说的繁荣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杨氏书坊还刊刻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以及《列国志传》《薛仁贵征辽传》《皇明开运英武传》《百家公案》等诸多小说。这些小说多与江南关系密切,比如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所据《精忠录》为浙本。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氏清江堂刊熊大木《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署“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卷首为李大年《唐书演义序》,署“时龙飞癸丑年仲秋朔旦,江南散人李大年识,书林杨氏清江堂刊”。无论金陵薛居士的本,还是江南散人李大年序,都可见此书跟江南文化圈的密切关联。杨氏四知馆利用积庆堂刊本旧板重印了《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钟伯敬先生批评水浒传》,四知馆杨美生刊刻《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标榜“京本”,则可见杨氏书坊跟江南书坊的交流与合作。

清白堂是明代著名坊肆,刻书很多,早期跟清江堂关系颇为密切。比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刊本《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卷端题署清江堂刊刻,卷末附清白堂刊《精忠录》,此书应该原为清江堂刊刻,清白堂利用清江堂《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版片加上《精忠录》刊行。现存万历十六年(1588)刊本《全汉志传》也有清白堂题署。清白堂是杨氏家族堂号,以此堂号刻书者有好几位,大概在杨闽斋刊刻《西游

记》之后,万历三十二年(1604)清白堂刊刻了《新刻全相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又有清白堂杨丽泉刊刻《新刻达摩出身传灯传》,这些都是神魔小说。

刊刻《西游记》的杨闽斋名字为杨春元,万历庚戌(三十八年,1610)刊刻过《重刻京本通俗演义按鉴三国志传》,此书正文题署“明闽斋杨春元校梓”。杨闽斋刊《三国志传》与《西游记》,皆以“京本”相标榜。以“京本”相标榜,是建阳书坊自宋代以来常见的标目,标榜“京本”主要为了说明刻书版本来源之可靠。明代建阳刻书标榜“京本”,还体现了书坊力求与京城或江南文化中心同步的观念,这样的观念也体现在杨闽斋其他刊本之中。现存杨闽斋刊本多可见其与江南地区图书编刊的密切交流,比如:

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明郭伟辑《新刻四书十方家考订新说评》十卷。郭伟是当时著名文士,为晋江石湖人,少年知名,曾与李廷机等人结紫云会;24岁受聘于建阳书坊主余泗泉,编纂《鳌头龙翔集注》和集注发明、衍义、真诠、珠玑、归正、抄评、正宗等八种,由余泗泉出版,海内家传户晓;后流寓金陵,著作三十七种,吴中各书坊梓行。《泉州府志》卷五十四“文苑”“明文苑二”有郭伟小传。<sup>①</sup>

万历年间刊《春秋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晋杜预注,宋林尧叟音注,唐陆德明音义,明闵梦得、闵光德编,日本内阁文库藏本内封题“湖州原板”“潭城书林杨闽斋重梓”,显然此本来自著名的湖州闵氏。

万历年间刊《重校合并评注我朝元朝捷录》二十二卷,包括《新编屠仪部编纂皇明捷录》十四卷,明屠隆撰;《新刻校正纂辑评林元朝捷录》八卷,明张四知撰,此书内封题“金陵官板”“潭城书林杨闽斋梓”。

以上刊本,编撰者多为江南一带有名文人,甚至版本就来源于江浙,从中可见杨闽斋与当时名士之交往,亦可见杨氏书坊与江南地区书坊的

<sup>①</sup> [清]怀荫布修:《泉州府志》卷之五十四,上海书店出版社编:《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24册《乾隆泉州府志》(三),第8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交流。这也正是杨闽斋刊行《西游记》的背景。

清白堂刊本体现了杨闽斋捕捉出版信息的敏锐,追逐金陵刊刻小说的名著效应,努力与金陵、江南文化中心同步。而杨闽斋的儿子杨居谦更为敏锐地看到了明末出版小说评点本的时尚,甚至有着小说文本和批评形式经典化的初步意识。

崇祯四年(1631),杨居谦闽斋堂刊刻《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此书开本比清白堂本略小,书前有《批点西游记序》,末钤方形阳文印章“秃老批评”和阴文印章“闽斋堂杨氏居谦校梓”各一枚。次《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窥言标题目次》,分“窥言”和“标题”两部分。各卷卷端题“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或“新刻批评原本全像西游记”,署“仿李秃老批评”“闽斋堂杨氏居谦校梓”,或“仿李秃老批评”“闽斋堂杨懋卿校梓”。第二十卷卷末莲牌木记署“崇祯辛未岁闽斋堂杨居谦校梓”,版心题“全像西游记”,版式为上图下文式,下栏文字半叶十五行,行二十六字。此本原由日本奥野信太郎收藏,现藏于日本庆应图书馆。<sup>①</sup>矶部彰曾影印此本。

杨居谦(懋卿)以其父“闽斋”之号为堂号刊刻《西游记》,可见受其父刊刻《西游记》的影响。但是,以“批评”为创新卖点的闽斋堂本,并非完全以清白堂本为底本。闽斋堂本插图参考了清白堂本;评语则由《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而来,但对李评作了删减,批评亦有所发展;小说文本上则与清白堂本、李卓吾评本、世德堂本皆有同有异,相对来说其文字跟世德堂本有更多相同之处。<sup>②</sup>因此,假如说清白堂本删改世德堂本文字,以上图下文版式出版,在继承世德堂本的基础上体现了建阳坊刻文本编辑和版式设计的特点;那么,闽斋堂本则是在继承清白堂建本风格的基础上,吸收了江南刊本注重评点的特点,文字风格上则更向江南刊本靠近和回归了。

杨居谦还刊刻过其他著作,大多为当代名士作品,且多出于江南文人。如《东垣十书》三十二卷,元李杲撰,明王肯堂等校,明万历年间书林杨懋卿刻本,现存于日本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王肯堂为江苏金坛人,出身宦宦世家,

万历年间著名官员。又如《澹宁居家传幼学四书片璧连城解》,明马世奇撰,明崇祯十二年(1639)复古斋杨懋卿刻本,亦存于日本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马世奇,江苏无锡人,明朝翰林院编修,崇祯朝名臣,明亡殉国,“锡山三忠”之一。无论是闽斋堂本《西游记》跟世德堂本、李卓吾评本之间的密切关系,还是杨居谦其他刻本的作者稿源,都可见杨居谦刻书之视野,杨氏书坊在稿源和编刻形式上努力趋同于江南一带书坊。事实上,明末建阳书坊大多已融入以江南为中心的刻书文化,不仅“京本”“金陵原板”“原本”之标目在建阳坊刻中非常常见,而且建阳刻本在版式行款、字体、插图形式等方面也多向江南刻本靠近。

《西游记》删节本还有藏于日本的三种《唐僧西游记》,<sup>③</sup>跟清白堂相比,删减文字相对较少。这三种本子,版式行款、全幅插图形式,都与世德堂本相似;但书名突出“全像”“唐僧(唐三藏)”,书坊名称前加“书林”,卷末刻书坊牌记,这些因素则似为建阳刻本,且与建阳刊《西游记》简本有些相似。这三种本子中的两种,一为“书林朱继源梓行”,一为“全像书林蔡敬吾刻”,建阳刻书世家中确实有朱氏、蔡氏,朱氏自元代至明代,蔡氏自宋代至明代,皆世代经营。由于缺乏其他信息,目前未能判断书林朱继源、书林蔡敬吾是否为建阳书坊,但从以上熊氏和杨氏刊刻《西游记》的情况来看,结合晚明建阳书坊融入江南刻书的普遍趋势,日本所藏三种《唐僧西游记》有极大可能是出于建阳书坊。

### 三、简本：包容唐僧出身故事的朱鼎臣本和阳至和本

朱鼎臣本、阳至和本《西游记》被称为简本。所谓简本,跟一般删节本不同,虽然文字删

① [日]矶部彰:《关于闽斋堂刊西游记的版本》,《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第二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② 胡胜:《闽斋堂本〈西游记〉渊源初探》,《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③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第417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节,但故事更多,即所谓“文简事繁”。建阳刊两种简本,朱鼎臣本大约13万字,阳至和本7万多字,跟世德堂本大约70万字的篇幅相比差距非常大,但这两本跟其他各本相比多了唐僧出身故事,被认为保存了前世德堂本原有的唐僧出身故事面貌,因此在《西游记》版本研究中备受关注。

朱鼎臣本即书林刘氏安正堂刘莲台刊《鼎镬全像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十卷六十七则。内封分上下两栏。上栏图像,下栏分三行,两侧大字题“全像唐僧出身西游记传”,中间小字署“书林刘莲台梓”。卷一题“鼎镬全相唐三藏西游传”,署“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书林莲台刘永茂绣梓”。卷尾牌记署“书林刘莲台梓”。版式上图下文,正文半叶十行,行十七字。有台湾图书馆藏本和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藏本,台湾藏本缺内封。

此书编辑朱鼎臣,字冲怀,江西抚州临川人,“羊城”是临川的民间俗称,因其境内有羊角山和羊角石而得名。刘氏安正堂是刻书世家刘氏书坊老铺,现存刊本六十种以上,莲台刘永茂是安正堂传人、万历时期重要的书坊主。刘永茂之父刘双松安正堂刊刻了神魔小说《唐钟馗全传》。

朱鼎臣的编辑活动主要在万历年间,目前所见有明确刊刻时间的朱鼎臣编辑图书,如王氏三槐堂万历十二年(1584)刊本《新侵鳌头金丝万应膏徐氏针灸全书》一卷、《新侵鳌头加减十三方铜人针灸全书》二卷、《海上仙方徐氏针灸全书》一卷,万历十九年(1591)刊本《新侵鳌头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六卷等。朱鼎臣编辑《鼎镬全相唐三藏西游传》卷一卷端署“书林莲台刘永茂绣梓”。刘永茂是建阳书林老铺刘氏安正堂的传人。今见刘永茂之父刘双松在万历年间刊行过《唐钟馗全传》等多种书籍,则刘永茂的刊行活动当在万历后半期。<sup>①</sup>目前可见安正堂较晚期的刻本有万历三十五年(1607)刊宋祝穆辑《新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六十卷、后集五十卷、续集二十八卷、别集三十二卷,元富大用辑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万历四十年(1612)刘双松安正堂重刻本刘双松编辑《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三十八卷,

以及万历三十六年(1608)安正堂刘莲台刊胡广等撰《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首一卷,万历三十六年(1608)刘莲台刊李廷机撰《新侵李阁老评注左胡纂要》四卷等,则可见万历三十六年(1608)至万历四十年(1612)大概是他们父子交接的时间。如此,莲台刘永茂刊刻朱鼎臣本《唐三藏西游传》或不早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

阳至和本即芝潭朱苍岭刊刻《新侵唐三藏出身全传》,四卷四十回,卷末有缺叶,无封面、序、目等。卷一题“新侵三藏出身全传卷之一”,署“齐云阳至和(编)”“天水赵毓真校”“芝潭朱苍岭梓”,其他各卷卷端题“新侵唐三藏出身全传”,版心题“唐三藏”。第一叶上半叶图像左侧有“书林彭氏口图像秋月刻”小字两行。版式上图下文,下栏文字半叶十行,行十九字。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阳至和本的编校和刊刻者,目前未能找到生平信息。此书清代有嘉庆《四游合传》本和道光《四游全传》本等。道光十年(1830)锦盛堂本卷一卷端题“绣像西游记卷之一”,署“齐云杨致和编”“天水赵毓真校”“绣谷锦盛堂梓”,所以此本又被称为“杨致和本”。

围绕朱鼎臣本、阳至和本向来有很多争议。早年或认为简本早于繁本,现在学界多倾向于简本编刊在繁本之后。朱鼎臣本、阳至和本是否为世德堂本或其祖本之简本,阳至和本、朱鼎臣本跟清白堂本之间的先后顺序如何,近年亦颇多研究,学界通过版本文字校勘和插图对比,目前较多认为简本晚于清白堂本,而以上我们对刘永茂刻书时间的推测,也可作一参考。对于两种简本的关系,或认为阳至和本早于朱鼎臣本,但是,阳至和本题为“新侵唐三藏出身全传”,如此突出“唐三藏出身”的分量,然实际上其中唐僧出身故事只有简短的一段话介绍:

此人是谁?讳号金蝉。只为无心听佛讲法,押归阴山,后得观音保救,送归东土。当朝总管殷开山小姐,投胎未生之前,

<sup>①</sup> 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第422页,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先遭恶党刘洪惊散父亲陈先(光)蕊,欲犯小姐。正值金蝉降生,洪欲除根,急令淹死。小姐再三哀告,将儿入匣抛江,流至金山寺,大石挡住,僧人听见匣内有声,收来开匣,抱入寺去,迁安和尚养成。自幼持斋把素,因此号为江流儿,法名唤做陈玄奘。他母幸得刘洪母贤,脱身修行不题。<sup>①</sup>

这个介绍更像是来源于朱鼎臣本唐僧出身故事的概括。然而,版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因为现存版本并非历史上出现过的全部版本,因此,很难根据现有版本认定某一版本是另一版本的删改底本。

建阳刊刻的《西游记》简本,更多体现建阳书坊编刊的地域性文化特征。

《西游记》朱鼎臣本与阳至和本,其实属于《西游记》影响下建阳编刊神魔小说的系列作品,而且其成书应该在建阳编刊多种神魔小说之后。在《西游记》传播之后,建阳书坊编刊了《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等十几种神魔小说,其中余象斗《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邓志谟《晋代许旌阳得道擒蛟铁树记》《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五代萨真人得道咒枣记》、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等,编刊时间较为明确,应该都在朱鼎臣本《西游记》之前。朱开泰《达摩出身传灯传》,南州西大午辰走人订著、羊城冲怀朱鼎臣编辑《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朱名世《牛郎织女传》,吴还初《天妃济世出身传》,海北游人无根子《显法降蛇海游记传》,吴还初编、涂万里校《五鼠闹东京》,佚名《唐钟馗全传》,穆氏编辑《关帝历代显圣志传》等,跟朱鼎臣本《西游记》大概是同一时期的刻本,版式行款基本相同,多为上图下文版式,正文半叶十行,每行十七字。而阳至和本《西游记》行款为半叶十行,每行十九字,佚名《潜龙马再兴七姑传》与之相同。

这些神魔小说的编刊,似乎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连带或影响关系。刊刻了清白堂本和闽斋堂本《西游记》的杨氏书坊,还刊刻了三种神魔小说,即杨氏清白堂刊朱星祚《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清白堂杨丽泉刊朱开泰《达摩出身传

灯传》、泰斋杨春荣刊朱鼎臣等《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泰斋杨春荣跟闽斋杨春元,应该是兄弟辈。显然,杨氏清白堂刊刻《西游记》后,紧接着编刊了这些神魔小说,这些小说的编刊源于《西游记》的影响和推动。而《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达摩出身传灯传》《南海观世音菩萨出身修行传》《牛郎织女传》四本编撰者皆朱姓,分别为朱星祚、朱开泰、朱鼎臣、朱名世,朱星祚跟朱鼎臣是抚州临川人,这些朱姓文人或有关联,有可能同姓同宗而互相引荐,结伴至建阳书坊从事编书活动。朱鼎臣可能还编了另一本神魔小说《目连救母出身全传》,此书现存清乾隆间书林德秀堂刊本,现藏于加利福尼亚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如此可见,朱鼎臣的神魔小说编撰,包括简本《西游记》的编撰,是以《西游记》及建阳大量编刊神魔小说为背景的,朱鼎臣受到《西游记》及《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等神魔小说的影响。

编撰神魔小说的余象斗、邓志谟等文人,接受《西游记》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本地文化积淀的影响。本地文化积淀,包括建阳前代编刊的图书,如志怪小说《夷坚志》《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以及大量的宗教图书和民俗读物,其中元代、明代多次编刊的《搜神广记》对建阳书坊编刊神魔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建阳编刊的神魔小说本事及其神仙谱系大多见于《搜神广记》。本地文化积淀的重要性还在于福建及周边地区自古繁盛的原始崇拜、佛道和民间信仰。建阳书坊文人参考《搜神广记》等神仙谱系记载,结合本地和周边地区民间信仰故事,编撰而成《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等一系列神魔小说,这些故事其实是民间故事的编辑,即使编撰者受《西游记》等小说影响而加上了一些文人想象,但基本还是民间文学的水平。

在建阳书坊神魔小说创作和出版背景下,朱鼎臣编撰《西游记》简本虽然以前《西游记》版本为底本,但同时也参照了流传于本地及南方地区的唐僧系统故事,因而在西游故事中包容了唐僧出身故事。而朱鼎臣本《西游记》

<sup>①</sup> [明]阳至和:《新楔三藏出身全传》卷二,第四叶,芝潭朱苍岭梓,英国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藏本。

和阳至和本《西游记》极为简略的文字情节、粗略的文本面貌,也跟余象斗等人编撰的神魔小说相类,而与华阳洞天主人《西游记》繁复细腻的文风大相径庭。华阳洞天主人具备一流文学水平的文人小说创作,在朱鼎臣和阳至和笔下变成了比较单纯的神魔故事。

### 结语

福建建阳成为宋元明三代刻书中心,非常重要的条件在于靠近浙江和江西的地理优势。翻过武夷山,就可以走水路,跟长江和运河流域交流,这样的交通条件,是建阳在宋代以后成为理学中心和刻书中心的重要原因。尤其是江南地区,因水路便利形成特有的商业模式和商业文化,形成文化中心,而文化中心的辐射促进了地域之间的交流,促进了文学的唱和、借鉴和传播,促进了文学和文化的更新和发展。《西游记》的编刊传播就是其中一例,建阳书坊编刊的《西游记》,接受了江南地区《西游记》编创和刊刻的影响。熊云滨补刻金陵世德堂本第十六回,可见建阳书坊跟金陵书坊之间的合作。杨闽斋清白堂本标榜“京本”,这个京本应该就是金陵本。杨闽斋之子杨懋卿刊刻的闽斋堂本标榜“原本”,这个原本,实际上既继承了清白堂本,从现存繁本来看,它又继承了李评本和世

德堂本,而小说文本则更接近世德堂本。简本之朱鼎臣本和阳至和本,则应该是《西游记》影响下建阳书坊编刊神魔小说中的一类,是在建阳编刊神魔小说影响下的改编。简本的改编和传播,既有南方地区大圣文化的积淀,也吸收了南方地区的西游故事系统,而不同版本之间文本的关系至为错综复杂。总之,无论补刻、“京本”,还是简本,都可见建阳书坊对金陵文化中心的文化热点的追踪。而这样的追踪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建阳熊氏、杨氏和刘氏,即《西游记》版本所涉及的三家书坊,再加上本文提及而没有点出的《四游记》(《四游合传》)编创之家余氏,就是明代建阳最繁盛的几大刻书世家,刻书实力雄厚,从稿源到版本,跟金陵和江南地区多有合作,跟江南文人及仕宦群体交流密切,这是建阳书坊编刊《西游记》的文化背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明清小说刊刻的地域分布及其交流互鉴研究”(23AZW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涂秀虹,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小说、词曲。著有《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建阳刊刻小说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等。